

傣族舞曲“出圈”，照亮一个边疆歌舞团的涅槃



◀ 耿马县民族歌舞团演员宰细(右)在练习刀舞(3月23日摄)。

▶ 耿马县民族歌舞团团长王峰(前左)在练习房和演员们一起练习耿马傣族古乐舞(3月23日摄)。

新华社记者
胡超摄



近段时间,网上掀起“春天傣族舞挑战”热潮,作为配乐的傣族舞曲也走红社交网络,原创就是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

这是一支年轻的民族文化工作队。全队成员平均年龄不到20岁,有的加入时间还不到半年;团队将古老的非遗等文化元素挖掘整理、创新编排,展现“年轻态”,实现创新传承与发展。

这也是一支活跃的民族文化工作队。连续推出4部泼水舞曲,在业内“出圈”;每年多次走访民间艺人和传承人,跟时间赛跑,掌握传统文化第一手资料;几乎隔两年就拿一个大奖,成为耿马响当当的一张名片。

不到5000块制作的低成本MV,让歌舞团成功“出圈”

听着有些“上头”的抖音神曲,竟然来自一段传统傣族古乐。

但至于它叫什么名字,众说纷纭,直到有人把叫岩峰的网友@出来。“这是我们的原创傣族舞蹈‘南西米’。”岩峰也叫王峰,担任耿马县文化馆馆长兼民族歌舞团负责人。在回答网友问题的同时,他还不忘宣传一下团队准备推出的第四部耿马泼水舞曲《up耿马》,“MV发行在即,大家多多捧场多多点赞”。

趁着傣族舞的热度,王峰随即在个人账号上上传一段关于MV的拍摄花絮,隔几天更新一个,不仅成功“圈粉”,还吊足了网友胃口。“看不过瘾!”“什么时候出完整版?”……连日来,对于今年的泼水舞曲,网友们都很期待。

3月31日,在粉丝的一再催促下,《up耿马》提前三周发布。光是开头的音乐就很有节奏,整体沿用以往明亮欢快的律动和风格;演员阵容强大,除了歌舞团全体成员,还有不少当地老百姓出镜;内容上继续保持民族特色,马鹿舞和象脚鼓舞等非遗元素轮番上阵,场景切换自如,丰富的镜头语言里,尽显耿马的大美自然风光和当地群众的幸福美好生活。

“up就是向上的意思,推出这部作品是想鼓励大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王峰说。

“看完想回去过泼水节了”“态度+用心+细节=好作品”……在视频号上推出没多久,好评一条接着一条。这让前前后后准备半年多时间的出品方——耿马民族歌舞团,再次迎来“高光时刻”。

王峰介绍,泼水节是傣族地区最隆重的节庆,之所以要打造泼水舞曲,一来营造良好节日氛围,二来宣传家乡、宣传这里独特的人文风情和优秀的传统文化。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许晓青)乡愁是一张船票,也是一湾浅浅的海峡。乡愁是眷村里的南腔北调,也是香喷喷的天津包子……

2023年,话剧《宝岛一村》迎来其首演15周年。这部由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并导演的作品,以三个普通家庭的故事为主线,呈现了几代人的“宝岛一村”乡愁故事。

“来时本就是空地,就慢慢盖房子,就是眷村。”话剧《宝岛一村》最初的眷村细节,来自台湾电视节目制作人王伟忠对台湾嘉义眷村的回忆,他后来也成为《宝岛一村》舞台上首位“说书人”,登台自抒深情。

导演赖声川告诉记者,话剧《宝岛一村》创作初期,是从20多个家庭的上百个故事出发,浓缩成剧中“赵家”“朱家”“周家”这三户人家的故事,完成了时空和人物关系的建构,实现了一种“贯通”。最初的演员中不乏眷村二代,大家聚在一起进行了即兴排演,《宝岛一村》的雏形就这样诞生了。

南腔北调是《宝岛一村》的一大特点,2019年,赖声川将个人最重要的话剧剧本在大陆集结出版,其中《宝岛一村》的剧本广受戏剧界及观众关注。剧本开篇就记录着“宝岛一村”出现了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湖北、湖南、河南、四川、海南等省份的人物形象,眷村里还有不少1949年后在宝岛建立的两岸婚姻家庭,也在话剧中得到再现。

从2008年在台北首演算起,截至目前,主要由台湾演员担纲的《宝岛一村》经典版已

破。同年,《马鹿舞》又获得省级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金奖,更是打破了创团以来的历史。

这让一度低迷的耿马民族歌舞团士气大振。但随后由于队伍人数增加、经费减少等因素影响,一些演员不得不接受一些景区的商演邀请,远赴湖北、湖南、广东等地演出,只是为了能有些收入养家糊口。“也能理解,毕竟每位演员背后都有一个家庭。”王峰说。

2015年,恰逢耿马县成立60周年,一心想要锤炼队伍的王峰主动请缨,跟县里承诺,一定可以拿出像样的节目。“作为国有文艺院团,我们不做谁来做?”为此,歌舞团迅速进入“备战”状态,通过半年多时间的编排和训练,最终凭借20多个精彩节目在县庆上大放光彩。

为鼓励和支持歌舞团打造文艺精品,耿马县2016年起每年拿出100万元的专项经费,还设置一笔80万元的艺术创作基金。今年,随着扶持力度加大,专项经费提高到200万元。这让耿马民族歌舞团创作的底气更足了。

为提升演员综合素质,歌舞团先后从外地请来多位指导教师。其中,负责技术技巧训练的杨忠寿,是临沧市的一位资深文艺工作者,受聘来到耿马后一待就是好几年。刚开始,一些年轻人连侧空翻都不会。正是在他的指导下,演员们苦练基本功,都有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台上十年功,只为台上一分钟。

2018年,《舞刀少年》获云南省群星艺术最高奖“彩云奖”;2021年,首部原创民族舞剧《勐相耿坎·傣拳师》获云南省第十六届新剧(节)目展演优秀导演奖和优秀作曲两个单项奖,同年耿马民族文化工作队还入选全国先进基层文艺院团。

对于一个县级文艺院团来说,这份成绩实属不易。

有意思又有意义,让传统文化“返老还童”

无论是泼水舞曲系列,还是近年来获奖的一些佳作,“耿马出品”总能让人眼前一亮,既有非遗的影子,又能嗅到时代的气息。王峰管这个过程叫作传统文化“年轻态”。

说着简单,做起来却很难。第一步就是跟时间赛跑,将这些面临失传的传统文化发掘整理出来。“错过了,一些老艺人就不在了,这些好东西就可能跟着他一起消失不见。”王峰感慨。

紧那罗舞,属拟禽舞,是傣族民间舞蹈

的一种,流传于东南亚国家和孟加拉国地区。为了学到原汁原味的紧那罗舞,王峰带领团队跋山涉水四处拜访老艺人,终于寻到一位叫布莱尚陆依的老人。

“你们怎么不早点过来学,非要等到我跳不动的时候才来?”老人一句发问,让王峰一行人心生愧疚,无言以对。等到第三次再去请教,老人已经中风在床,再也不能跳起他心爱的紧那罗舞了。

有时候,团队还需要打破一些阻碍文化传承的世俗观念。在采风学习女拳的时候,一些老人直言“传男不传女”,去了几次闭门不见。王峰只好软磨硬泡,在村子里住上半个多月,最终凭着一脸赤诚打动了老人。

“没有深入实践的采风和持续练习,哪怕是后期再流畅的编排,舞蹈最终也是没有灵魂的。”王峰说,掌握动作要领后,演员们还要花时间吃透悟透,融入血液里。每年,他们还要深入村寨开展惠民演出70多场,让“艺术回流”接受群众检验,真正做到民族歌舞来自民间又回馈民间。

这些古老的传统文化元素,如何在新时代展现出独特魅力?王峰认为,得贴近年轻人的生活,让他们感兴趣并且接受它,这样才会有传承和发展的土壤。身边这群年轻演员无疑就成为他的“攻关”对象。

耿马民族歌舞团现有演员32人,平均年龄不到20岁,对非遗和传统文化几乎没什么概念,但都喜欢现代音乐和刷短视频。这让王峰找到了突破点。通过创新编排,来自民间的马鹿舞、蝴蝶舞、孔雀舞的表演技巧,通过整合提升、艺术化改造,再配上节奏感强的音乐,变成一个个短视频小作品,有些还成为“爆款”。

这让团里的年轻演员一下子就来了兴趣。看到别人马鹿舞跳得好,19岁的岩细就会自己偷偷加练;有了获得感后,16岁的宰随旺越来越喜欢去寨子里给父老乡亲演出。不仅如此,在刷到歌舞团的短视频后,一些感兴趣的年轻人也主动加入。

“首先觉得好玩,再就是有意义。”今年1月加入歌舞团的美旺说。

每创作完一个作品,演员们就会主动上传到自己的社交账号。依靠传统文化的加持,爱玩短视频的傣族姑娘们已经拥有近2万粉丝,成为耿马县的“小网红”。“我们的作品能有更多人看到,这就是一种传承。”

几年时间下来,每位年轻演员身上都展现出一种自信和从容。这种自内而外的改变,是王峰没想到的。

(本报记者严勇、胡超、王安浩维)

这一话剧的需求。“一开始我也没想到,大陆演员可以如此传神地演绎《宝岛一村》,这十分考验功力。”她说。

2020年以来,上剧场共上演《宝岛一村》专属版超过70场。今年3月30日起,上剧场将开启首个《宝岛一村》驻演季,全年计划演出18场。

“90后”青年演员杨智斌回忆道,他参加排演时曾猛然回想起自己大学时第一次在剧场观看《宝岛一村》的场景,那时还在南京上大学。“当时就被震撼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结束时还领到了热乎乎的包子,历历在目。”

反复研读剧本,跟着导演的示范慢慢摸索,这两年,杨智斌开始深入体会剧中北京老赵的心路历程。用剧中“老赵”谢幕词说,“生命就像个奇迹一样。我是何等幸福,能够跟你们一起走过这一趟!”

《宝岛一村》也广受大陆年轻观众喜爱。2022年,上剧场组织了多场剧本在线围读会,《宝岛一村》始终是人气最高的剧目之一。

曾三次观看这部话剧的“00后”江西观众小彭说,剧中的人物和故事看着很远,其实又很近。我能体会到老一辈的乡愁,希望两岸多来往,在交流中缓解乡愁。

数据显示,15年来《宝岛一村》剧组在演出散场时派发的“老赵家”天津包子已近50万只。这在话剧演出中,也是很罕见的。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赵新兵、骆飞、崔晓强)热情的彝族敬酒歌、欢快的苗族芦笙舞……夜幕下的金门广场上灯火璀璨,一个个由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参与表演的民族歌舞精彩纷呈,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伴随着原生态伴唱、明快鼓点,身着盛装的十几位彝族姑娘们双脚有节奏地踩踏起来。只见她们整齐划一地摆动双手,并抬、踏双腿,其间还不停地变换队形。

与此同时,姑娘们脚上塑料底的绣花鞋与地面摩擦,发出与鼓点应和的踢、踏声。明快的节奏让观众也不由自主地想跟着摆手、踏脚,一起舞动。

这就是被称为“东方踢踏舞”的彝族原生态舞蹈,彝语音译叫“阿妹戚托”,“阿妹”指未出嫁的姑娘,“戚托”意为出嫁、婚礼。曾生活在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三宝彝族乡的彝族同胞,在姑娘出嫁时跳的这种舞,2014年入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三宝彝族乡群众整乡易地扶贫搬迁进城,这项国家级“非遗”走出大山,如今已成为晴隆县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的一张靓丽名片。

领舞的彝族妇女名叫文安梅,是晴隆县城郊三宝街道阿妹戚托小镇的一名易地扶贫搬迁群众。2020年以前,晴隆县大力实施脱贫攻坚,全县共计5.7万余名生活在深石山区的群众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挪穷窝”,其中有2.9万余人像文安梅一样在晴隆县城安家。

如今,这些搬迁进城的群众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市民。为保障他们“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晴隆县在三宝街道配套建设了教育园区、产业园区,老人、小孩就医就学有保障,不少搬迁群众无需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随着人的迁移,阿妹戚托所代表的彝族文化也在城里逐渐落地生根。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妹戚托舞蹈省级传承人,文安梅为此付出不少。

“阿妹戚托能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和喜爱,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搬迁进城后,走上了更大的舞台。”文安梅高兴地说,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把彝族文化传承好,不仅能留住“乡愁”,还能丰富大家搬迁进城后的娱乐生活。

文安梅所住的阿妹戚托小镇,褐墙灰瓦、花窗雕栏,整体建筑风格、附属配套设施等都有机融入了彝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元素,民族风情浓郁,是国家4A级景区。

在这里,跳阿妹戚托不仅是搬迁进城群众日常的文娱活动,也是景区吸引游客的特色节目。起初,文安梅等人只是把阿妹戚托当广场舞一样跳着玩,没想到吸引了不少小镇里的妇女、姑娘们跟着学,她也耐心地教大家。

随着学习跳阿妹戚托的人越来越多,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小镇搬迁群众成立了阿妹戚托艺术团,自幼擅长跳舞的文安梅担任团长。

文安梅说,团里有30多名舞蹈演员,几乎都来自易地扶贫搬迁家庭,平时各自干各自的活,有演出时一起上台,每个月都有一定的收入。

逢年过节,小镇的金门广场上总有一群彝族同胞,围着篝火“踏地而舞、以足传情”,欢快的阿妹戚托舞点燃远道而来的游客们的热情。

事实上,阿妹戚托整个表演并不会过多炫技,更没有旋转、大跳等高难度动作,只要求舞者步调一致、换脚灵活、配合默契。

但在文安梅看来,这恰恰是阿妹戚托最难,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因为是群舞,要达到整齐划一,就需要舞者全身心投入,彼此之间心心相通。”

也许正是对舞蹈者动作一致性的严格要求,每当搬迁进城的彝族同胞跳起欢快的阿妹戚托,好似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大家聚合起来,踏响向往美好生活奋进的节拍。

晴隆县三宝街道党委书记彭小容说,2019年,三宝街道因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而诞生,如今是来自全县13个乡镇、镇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共同的家园。

“大家过去都生活在十里八乡,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存在差异,在融入城市新生活的过程中,需要拧成一股绳共同奋斗。”彭小容说,传承阿妹戚托不仅展示了特色民族文化,更表达了各民族同胞对今后美好生活生活的期许和信心。



三月二十九日,阿妹戚托小镇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在金门广场表演民族歌舞
新华社记者崔晓强摄

《宝岛一村》走过15年



◀ 演员在表演舞台剧《宝岛一村》。

新华社资料片

演出超过270场。2020年以来,经过位于上海的赖声川专属剧场——上剧场的努力,诞生了由大陆演员担纲演出的《宝岛一村》专属版。

制作人丁乃竺回忆,三年多来,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很多演出和交流无法开展,但由大陆演员担纲的《宝岛一村》专属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观众欣赏

『东方踢踏舞』阿妹戚托:踏响山区群众美好生活节拍